

“卢西安·弗洛伊德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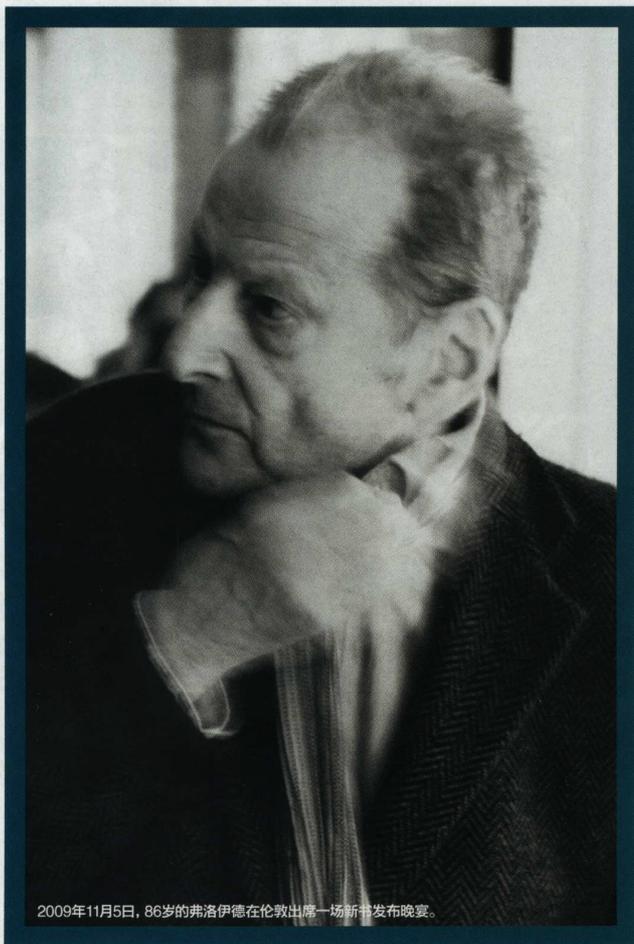
人体毫不掩饰的审视重新界定了欧洲的肖像画与裸体画传统，这让他年届88岁之际，成为仍在生活和创作的最重要的人像艺术家。弗洛伊德作品的独特性在于他对模特细致入微的处理，他通过厚重的颜料与经过刮擦的肌理对于人体之美的诠释让人过目难忘……”

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一段非比寻常的艺术批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如此，但是它的作者却是某家艺术咨询公司里一位寂寂无名的经纪人，这家公司为汇丰银行的市场报告提供这位画家的作品价格与前景预测。多年以来，弗洛伊德在经纪与批评两方面的声誉早已难分难解，两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

弗洛伊德在市场上的成功，特别是在最近的当代艺术热潮中的成功，是异乎寻常的。2008年，经过作品价格的陡然上升之后，他成为作品售价最为昂贵的在世艺术家，这部分要归因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以3360万美元购入了他的作品《沉睡的救济金管理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弗洛伊德的作品价位并没有下滑，因为他的作品被视为逃离求新与时尚冲动的避难所。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昙花一现的明星达明安·赫斯特和村上隆等人不同，弗洛伊德俨然是一位无冕之王。他是老派的表现主义画家，他的支持者强调的是大师笔触与作品意味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与弗朗西斯·培根以及前一代艺术巨匠们都有过个人交往，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质疑颜料能够传达伟大的真理。身为西蒙·弗洛伊德的孙子，这一血缘关系也有助于加强这种联系，既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自我，会在他的作品中被点亮。

他肩负着时代与家族的重



2009年11月5日，86岁的弗洛伊德在伦敦出席一场新书发布晚宴。

推销员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

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是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教授，也是演说家、作家、策展人和摄影师，作为现当代艺术研究的专家，他会告诉你弗洛伊德对这个时代的真正价值。

Julian Stallabrass is a professor of 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he will tell you the true value that Freud has given to the world.

[编辑/马继东][文/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 (Julian Stallabrass)][翻译/刘平][图片提供/Getty]

负，这是所有精明的市场营销者都会抛弃的东西，更不用说他审视与缪斯女神之间关系的原始视角，将其缩减为纯粹的肉体，轻易地拜倒在画家的手眼之下。然而理所当然的是，在市场热潮的席卷之下，所有这些都成了最为有效的品牌打造手段；同样，正

如艺术界随处可见的那样，对金钱的拒绝也成为制造品牌的最有效方式。

弗洛伊德创作方式的周期之长可谓“臭名昭著”，他要多次缓慢地集聚起颜料表面，反复处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他给你画肖像，你就得坐上几个月

的时间，而最终的结果，正如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处理一幅作品的众多艺术家一样，就是作品产量的有限和作品价位的提升。艺术家的去世，往往会被看做是因创作停止而带来的作品供应量的封顶，然而很多艺术家则因为家族、遗产和伪作（这些类别有可能相互重叠）等原因，其作品供应量实际上增加了。而某些雕塑家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的作品必然会在去世之后有所增加。对很多传统画家而言，复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择，他们要对哪些作品收入全集、哪些作品排除在外做出自己的决定。而弗洛伊德的情况是，他的去世对其作品市场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那些作品的价格已然高度膨胀，而且作品的供应量也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另外一个令人伤感的因素，是否可以产生额外的价值？弗洛伊德可能是最后一位表现主义画家，与他类似的艺术可能不会再出现了？他的去世，意味着在观念艺术的夹缝中幸存下来的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的消失？而过去的理想也随他而去，剩下的只有庸俗的现在？这是一种常规的想法，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传统是被创造出来并且注定要经历反复创新的事实，而艺术家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们首先是要出售自己的图像，他们拥有制造神话的持久需要，而且，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自愿的请求者无休无止。所以，尽管完全的重复不会出现，但现在就下断言，认为男性艺术大家不会再一次为被动的女性躯体所笼罩实在为时过早。同样地，认为观众不会相信深刻的含义就蕴涵在艺术家的画面笔触中，不承认漫长的创作必然产生意义，不认同艺术让那些欣赏它的人能够触及超越的价值，也言之过早。当然，为了这所有的一切，需要有一类愿意为之付出的买家。◆